

(美) 切斯特·海姆斯 著
杨成 刘怡菲 译

A RAGE
IN HARLEM

这里几乎没有公平、秩序和正义可言

哈莱姆之怒



哈莱姆^①之怒

A Rage In Harlem

(美) 切斯特·海姆斯著

杨成 刘怡菲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莱姆之怒 / (美) 海姆斯(Himes, C.) 著; 杨成, 刘怡非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225-983-6

I. ①哈… II. ①海…②杨…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6861号

A RAGE IN HARLEM

By CHESTER HIMES

Copyright: © 1957, 1985 by Chester Hi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SLYN TARG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哈莱姆之怒

(美) 切斯特·海姆斯 著; 杨成 刘怡非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设计: 启特福
yy2010@yab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83-6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汉克数了数这沓钞票。这是非常大的一笔数目——一百五十张崭新的十美元钞票。他用他那棕色的眼睛冷冷地看着杰克逊。

“你给了我一千五百块，对吗？”

他希望得到直接的回答。这是严肃的交易。

汉克是一个精悍的小个子男人，棕色的皮肤上面布满斑点，头发又细又直。他看起来就像是在做一笔买卖。

“是的，”杰克逊回答道，“是一千五百块。”

这对杰克逊来说也是一桩严肃的买卖。

他是一个又矮又胖的黑人，只要一笑就会露出紫红色的牙龈和一口珍珠般洁白的牙齿，但是他现在没有笑。笑对于杰克逊来说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只有二十八岁，但是面对这么严肃的一场交易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了十岁。

“你希望我把你的钱变成一万五千块，对吗？”汉克接着问道。

“是的，”杰克逊回答道，“一万五千块。”

他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快乐，但是他太害怕了，汗水不停地从他那短短的卷发上流下来。黑色的圆脸发着光，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实人。

“我能拿到百分之十——一千五百块，对吗？”

“是的，我会付给你一千五百块的报酬。”

“我可以拿到百分之五，”约迪说，“一共七百五十块，是吗？”

约迪是一个中等身材、皮肤土黄粗糙的年轻男孩儿，由于工作的关系有一身坚硬的肌肉，身穿一件皮夹克和一条美国兵裤子。他的头发又长又厚，直直的发尾被烧成了红色，而浓密的发根还是黑色。从新年前夕起他就没有修剪过头发，现在已经是二月中旬了。由于约迪身上这些明显的标志，只要看他一眼就能推断出他是一个工人。

“好吧，”杰克逊说道，“事成之后你拿七百五十块。”正是由于约迪，汉克才为他弄这笔钱的。

“我要剩下的。”伊玛贝拉嚷道。

其他人都笑了起来。

伊玛贝拉是杰克逊的女人。这是一个有着气垫一般的厚嘴唇和香蕉色皮肤、身材热辣的女人，长着一双爱戏弄人的棕色眼睛，屁股如弓般高翘，如球般浑圆，俨然就是一个天生的尤物阿曼特^①。杰克逊已经被这个女人迷住了，犹如一只雄鹿对母鹿的迷恋。

这一群人站在厨房桌子的旁边。窗外是第一百四十二街，雪落在被冰冻结的一堆一堆的垃圾上，它们沿着贫民区像堤坝一样向远处延

^①意大利语，有“恋人，爱人”的意思。

伸着，直至视野尽头。

杰克逊和伊玛贝拉住在这套房子大厅底下的一间房间里。房东已经上班去了，其他的房客也都不在。此时这个天地属于他们。

汉克要把杰克逊给他的一千五百美元钞票变成一万五千美元的钞票。

杰克逊看着汉克把每张钞票都小心地卷进一张化学纸里，然后把卷好的钞票粘到一个像花炮筒一样的硬纸板管筒里，最后把这些管筒都堆到那个新的燃气炉烤箱内。

杰克逊的眼睛由于猜疑而变成了红色。“你确定可以用这些化学纸吗？”

“应该可以。我以前用它做过。”汉克答道。

汉克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可以替换钞票票面的特殊化学纸的人。这项技术是他自己发明的。

尽管如此，杰克逊还是关注着汉克的每一步行动。甚至当汉克转过身把钞票放进烤箱的时候，他还盯着他的后脑勺。

“亲爱的，不用这么担心。”伊玛贝拉用光滑的黄色手臂缠绕在杰克逊被黑色袖子遮住的手臂上，“你知道他不会失手的。你以前看他做过。”

杰克逊以前的确看汉克做过。汉克两天前还给他做过示范。他当着杰克逊的面，把十美元钞票变成了一百美元的钞票。杰克逊还把那一百美元拿去了银行，他告诉银行职员这是他掷骰子赢来的，想问一下这张钞票是不是真的。职员告诉他那些钞票就与从造币厂印出来的一样，是真的。变出来的百元钞票被汉克拿回去了，他把原来的十元钞票还给了杰克逊。于是杰克逊相信了汉克。

但是这次将影响他的一生。

这些钱是杰克逊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财富，是他为葬礼承办商埃

克塞德斯·H·克莱先生工作五年积攒下来的所有积蓄，来之不易。他负责开着豪华轿车赶赴葬礼，把死者的尸体放进临时灵车，打扫小礼拜堂，清洗尸体，清扫尸体防腐间，拖走满是凝结的血块、撕碎的肉块和腐烂的内脏的垃圾箱。

他让克莱先生最大限度地预付了他的薪水；他向所有朋友借钱；他当掉了他的好衣服、金手表、镶有仿制钻石的领带夹，还有一个他从一个死人口袋里搜到的金图章戒指。杰克逊不希望发生任何意外。

“我不是担心，”杰克逊说，“我只是紧张而已。我可不希望被抓住。”

“亲爱的，我们怎么会被抓住呢？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汉克关上了烤箱的门，点燃了煤气。

“杰克逊，我就要让你变成一个有钱人了。”

“感谢上帝。阿门。”杰克逊边祷告边在胸前画着十字。

他不是个基督徒，而是一个清教徒，是哈莱姆清教徒第一教堂的成员之一。而且他是一个宗教思想很重的年轻人，一旦遇到麻烦，他就会在胸前画十字来祈求平安。

“亲爱的，坐下来吧。”伊玛贝拉说，“你的膝盖都在发抖。”

杰克逊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盯着烤箱。伊玛贝拉站在他旁边，让他的头紧紧地靠着她的胸部。汉克看着他的手表计算着时间。约迪站在另一边，大张着嘴。

“好了吗？”杰克逊问道。

“还要一分钟。”汉克答道。

他走到水缸旁边喝了一口水。

“一分钟到了吗？”杰克逊又问道。

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烤箱爆炸了，烤箱门被冲开了。

“好大的火球！”杰克逊大叫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好像是被他坐着的椅子弹起来的。

“亲爱的，小心！”伊玛贝拉尖叫着，紧紧地抱住杰克逊，把自己的身体平贴在杰克逊的背上。

“别动，以法律的名义！”一个新的声音大叫道。

一个带着警察式怒容、瘦高个儿的有色人种男人冲进了厨房。他右手握着一把手枪，左手拿着一枚镀金的徽章。

“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警官，谁动我就开枪。”

他看起来好像正想这么做。

厨房里全是烟雾，充满了如同火药燃烧的臭味。煤气从燃气炉里倾泻出来，放在烤箱中加热的纸板管筒被烧焦了，散落在地上。

“是警察！”伊玛贝拉惊叫道。

“我听到了！”杰克逊大喊道。

“我们来揍他一顿。”约迪大叫。

约迪把警察绊倒在桌子上，然后跑向门口。汉克比他更快到达门口，两人都跑出去了。警察四肢伸展趴在桌子上。

“老天，快跑！”伊玛贝拉说。

“你快跑，不要等我！”杰克逊嚷道。

他四肢着地趴在地板上，竭尽全力想要爬起来。伊玛贝拉向门口跑去，可由于动作太大，撞上了杰克逊，又一次把他撞倒了。

在警察直起身之前，其他三个人都已经跑掉了。

“不许动！”警察对杰克逊大嚷道。

“我不会动的，警官。”

警官终于站了起来，他猛地把杰克逊从地上拉起来，迅速地把一副手铐套在了杰克逊的手腕上。

“想把我当傻瓜，你要被铐十年！”

杰克逊的脸色一下子成了战舰舰身一样的灰色。

“我什么也没干，警官。我向上帝发誓。”

杰克逊以前在南方的一所黑人学院学习过，但是他只要一兴奋或害怕，方言就会冒出来。

“坐下，闭嘴！”警官命令道。

他关掉煤气，开始捡地上可以作为证据的纸板管筒。他打开了一个，从里面拿出一张崭新的百元美钞，举起来对着光看。

“用的是十元钞票的票样。还有痕迹在上面。”

杰克逊正要坐下，突然停住了，开始向警察请求。

“这些不是我做的，警官。我向上帝发誓。这些是那两个逃走的家伙干的。我只是来厨房喝点水。”

“不要对我说谎，杰克逊。我认识你，并且已经获得了证据，伙计。我观察你们三个造伪币的已经有好几天了。”

眼泪从杰克逊的眼睛里滚落下来，他害怕极了。

“警官，你听我说，我向上帝发誓，这些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那个逃走的叫做汉克的小个子男人才是造伪币的，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得到那些纸的人。”

“不要为他们担心，杰克逊，我也会抓住他们的。我现在要抓的是你，我要把你带到联邦警局去。我警告你，你现在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杰克逊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跪在地上。

“警官，放过我这一次吧。”眼泪在他脸上流淌，“只这一次，警官，我从来都没有被逮捕过。我是一个信教的人，我没有不诚实过。我承认，是我给汉克钱让他来做的，但是是他违反了法律，不是我。当然，

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可如果有机会得到一大笔钱，没有人会不去做的吧。”

“起来吧，杰克逊，像一个男人一样接受惩罚。”警官说道，“你和其他人一样是有罪的。如果你没有给汉克这些十元钞票，他就没有机会把它们变成百元钞票。”

杰克逊想到自己要在监狱里待上十年，十年不能和伊玛贝拉在一起。他和伊玛贝拉在一起虽然只有十一个月，但他不能没有她。只要伊玛贝拉与她至今仍有关联的南部人一离婚，他就要和她结婚。可如果坐十年牢，她就一定会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并且把他完全抛之脑后。十年后从监狱出来，他就已经老了，三十八岁了，变干枯了。没有人会再给他工作，没有女人会要他，他将成为一个游民，又饥又饿，瘦骨嶙峋，在哈莱姆的街上乞讨，睡在别人家门口，用酒精来取暖。杰克逊的妈妈还从来没有养过这样一个儿子，辛辛苦苦挣钱送他到黑人学院去读书，结果他却成为了一个罪犯。他不能让警察把他带进警局。

他抱住了警察的大腿。

“请您给我这个罪人一些怜悯。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我不是一个罪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的女人想要一件新的大衣，我们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最好还能有一辆汽车。我向这些诱惑投降了。你和我一样都是黑人，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我们这些可怜的有色人种能从哪里得到钱呢？”

警官猛地把杰克逊拉了起来。

“该死的，振作起来，伙计。去喝一口水。你这样做感觉好像我是耶稣一样。”

杰克逊走到水缸边，喝了一杯水。他像一个孩子一样不停地哭着。

“你应该有些同情心，”他说，“哪怕一丁点儿的人的同情心。在这笔交易中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钱。这样的惩罚还不够吗？难道一定要把我送进监狱吗？”

“杰克逊，你不是我抓的第一个罪犯。如果我每个都放走的话，我将会在哪里呢？失业、身无分文、饥肠辘辘。那样的话我也将犯法，成为一个罪犯。”

杰克逊看着警官那张严肃的青褐色面孔上卑鄙、肮脏的双眼。他知道这个家伙的内心没有丝毫怜悯。只要有有色人种犯了法，他们就失去了所有基督的慈善。他必须想个办法。

“警官，如果你放了我，我就付你两百美元。”他提出。

警官看着杰克逊湿漉漉的脸。

“杰克逊，我不能这样做。但我看你是一个诚实的男人，不过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误入歧途罢了。因为你我都是黑人，这次我打算放过你。给我两百美元，你就自由了。”

杰克逊要用两百美元去填这个窟窿，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去偷他老板的钱了。克莱先生总是放两三百美元在他的保险箱里。没有什么事情比不得不偷克莱先生的钱更让杰克逊痛恨了。杰克逊从未偷过钱。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现在没有其他办法能让他虎口脱险了。

“我现在没有钱。我要到我工作的殡仪馆才能拿到钱。”

“好，这么办，我用我的车带你去，杰克逊。但是你必须遵守你的诺言，不要想着设法逃跑。”

“我不是罪犯，”杰克逊抗议道，“我没必要逃跑，我向上帝发誓。我进去拿到钱就把钱给你。”

警官打开杰克逊的手铐，示意他走在前面。他们走下四层楼梯到了第八大道，走到公寓房的对面。

警察对一个被撞扁了的黑色福特车打了个手势。

“你看，我也是个穷人，杰克逊。”

“是的，先生，但是你没有我穷，因为我不仅一贫如洗，还负债累累。”

“现在哭穷太迟了，杰克逊。”

他们爬进汽车，沿着第一百三十四街向南行驶，在列诺克斯大道向东拐弯，最后停在埃克塞德斯·H·克莱殡仪馆门前。

杰克逊走出汽车，悄悄踏上覆盖着红色橡胶踏板的石头台阶，进入一间旧石房子，房子的玻璃门上挂着门帘。他扫了一眼灯光朦胧的小教堂，打开的棺材里躺着三具尸体。

斯米提，司机兼杂工，正抱着一个女人静静地半躺在一个红色的、包着绒布的椅子上，好像一个人躺在竖立着的棺材里。他们没有听到杰克逊进来。

杰克逊蹑手蹑脚地绕过他们，沿着走廊来到扫帚储藏间。他拿出一把拖把和一套工作服，又蹑手蹑脚地回到前面的办公室。

下午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葬礼活动，克莱先生都会在他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打个盹。防腐剂工人马库斯留下来值班。但是马库斯总会悄悄地溜到第一百三十五街和第七大道交叉口的波斯猫酒吧去。

杰克逊轻轻推开克莱先生办公室的门，蹑着脚进去，把拖把靠在墙上，开始擦立在墙角的一个老式拉盖书桌边上的黑色小保险箱。保险箱的门关着，但没锁上。

克莱先生侧着身子、面对着墙躺着。前窗有一盏一直亮着的落地灯，在昏黄灯光的映照下，他看上去像一个从展览馆里跑出来的难民。

克莱先生是一个矮小的、有着像羊皮纸一样皮肤的年迈男人，长着一双无神的褐色眼睛和浓密的灰色头发。他常见的打扮是：一件燕尾服、双排扣的灰白色背心、有斑纹的裤子、无领衬衫配一条领带，

还有一副连着黑色长缎带的无边眼镜牢牢地挂在背心上。

“是你吗，马库斯？”他突然问道，但没有转过身来。

杰克逊吓了一跳，回答道：“不是，先生。是我，杰克逊。”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杰克逊？”

“我正在打扫卫生，克莱先生。”杰克逊边回答边灵巧地打开了保险箱的门。

“我以为你今天下午不在呢。”

“是的，先生。但我想起威廉先生的家人今晚要来看威廉先生的遗体，我知道你希望当他们到这儿时所有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不用这么卖力，杰克逊，”克莱先生迷迷糊糊地说，“我可没打算给你加薪。”

杰克逊装着发出笑声。

“哦，您说笑了，克莱先生。正好今天我女人不在家，她出去做客了。”

杰克逊在说话时打开了保险箱里面的门。

“女人可是一个麻烦。”克莱先生咕嘟着。

放钱的抽屉里有一堆二十美元的钞票，几百美元捆成一沓。

“哈哈，您说笑了，克莱先生。”杰克逊边说边取出五沓钞票，放进了里面的裤子口袋里。

他边摆弄拖把柄，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边把保险箱的两道门关上。

“上帝，你必须原谅我，我是迫不得已的。”他默默地念道，然后大声说，“现在我要去打扫楼梯了。”

克莱先生没有说话。

杰克逊踮着脚回到扫帚储藏室，放好衣服和拖把，又踮着脚走到

前门，斯米提和女人仍然沉睡着。

杰克逊悄悄走出来，下了楼梯来到警察的车旁。他拿出两百美元，通过打开的车窗塞给了警察。

警察边数边把钱放在两腿间。然后他点点头，把钱塞进衣服里面的口袋中。

“这对你来说是个教训，杰克逊。”他说，“犯罪是无法后悔的。”

2

警察刚把车开走，杰克逊就立即开始狂奔。他知道克莱先生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数他的钱。他不是怀疑会有人偷他的钱——这里一直有人值班，这仅仅是一个习惯。克莱先生在他睡觉前和起床后、打开保险箱和关上保险箱时都会数钱。如果他不忙的话，他一天要数十五到二十遍钱。

杰克逊知道当克莱先生发现少了五百美元时就会怀疑他。不过即使他确信有人偷了他的钱，也不会报警，因为克莱先生相信鬼神。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鬼开始收回他从亲戚那里骗来的钱，他将是最穷的人。

杰克逊知道克莱先生会去他的住处找他。

他很紧张但并没有慌乱。如果上帝给他足够的时间找到汉克，把三百美元变成三千美元，他就能在克莱先生开始怀疑他之前把钱塞回保险箱了。

但是首先他必须把身上二十美元面值的钞票换成十美元的，汉克没法替换二十美元，因为没有二百美元这种面值的钞票。

他沿着第七大道跑到了波斯猫酒吧。马库斯认出了他，他可不想让马库斯看到他换钱。于是他又从另一个门出来了，沿着街道跑到红公鸡商店。可他们的收银机里仅有十六张十美元。杰克逊拿了这些钱准备出去，一个顾客拦下他换走了剩下的。

杰克逊出了第七大道，沿着第一百四十二街跑回家。他在潮湿、冰冷的人行道上东倒西滑，不知道去哪儿才能找到汉克。伊玛贝拉是在布朗克斯^①她姐姐的公寓里遇见约迪的。

伊玛贝拉的姐姐——玛吉，曾告诉伊玛贝拉，约迪认识一个可以换钱的人。伊玛贝拉带来约迪和杰克逊面谈，当杰克逊说到需要亲眼见证时，正是约迪和汉克联系的。

杰克逊确信伊玛贝拉不知道怎么找汉克，但应该知道到哪儿能找到约迪；可他现在不知道伊玛贝拉在哪儿。

他停下来穿过马路，抬头看看厨房的灯是否亮着。是黑的。他努力回想是自己还是警察把灯灭掉的。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如果女房东已经回去了，她将看到厨房已经变成了一个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地狱。

杰克逊在公寓前转了一圈后爬上了四层。他在房门前听了听。里面没有声音。他打开门，蹑手蹑脚地进去，没有听到任何人走动的声音。他踮着脚走进他的房间，把门关起来。伊玛贝拉还没有回来。

他并不担心伊玛贝拉。她会照顾好自己的。但现在时间很紧。

当他在犹豫是在这里等还是出去找她时，他听到前门打开了。有

^①布朗克斯(Bronx)，纽约市最北的一个区。

人走进了前走廊，关上门并上了锁。脚步声近了。一扇房门被打开了。

“克劳德。”响起一个妇女急躁的声音。

没有回音。脚步声穿过走廊，对面的门打开了。

“凯因菲尔德先生。”

女房东不停地叫着。

“上帝居然造出这么个魔鬼一样的女人，”杰克逊嘀咕着，“真是一个错误。”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杰克逊穿着外套戴着帽子迅速爬进床底。刚藏好就听到门被打开了。

“杰克逊。”

杰克逊感到她正在搜索屋子。他听到她试图打开伊玛贝拉的大旅行箱。

“他们总是锁着箱子，”她自言自语地抱怨着，“他和那个女人，简直就是生活在罪恶中。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基督徒，如果基督知道他在哈莱姆有这样一个教徒，准会爬上十字架，重新死去。”

杰克逊听到她朝厨房走去了。马上从床下钻出来，站了起来。

“仁慈的上帝啊！”他听到她大叫着，“谁弄爆了我的新炉子。”

杰克逊冲出房间开着的门，奔向走廊，在她看到他之前从前门溜走了。他没有向下而是向楼上奔去，一步爬两阶。他听到女房东冲出走廊，追赶着他，他几乎没有转身就奔向了楼梯。

“谁，臭婊子养的！”她呼喊着重，“是你，杰克逊，还是克劳德？弄爆了我的炉子！”

他跑上了屋顶，跳到旁边大楼的房顶上，绕过一个鸽子笼，找到一扇没上锁的门。他像一个会弹的皮球一样跳下楼梯，一直跑到面向街道的门前，才停下来观察了一下。